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水潤萬物不爭鋒

倪文祺

自古以來，道家的先哲就十分崇尚水。水看似樸實無華，卻蘊含著滴水穿石的恆久力量。它無聲滋養天地萬物，一旦離開水的潤澤，草木失榮，生靈萎頓。水雖孕育萬物之靈，卻從不彰顯己功，始終以默然奉獻為使命。它施恩如山，卻未曾向世間索取分毫，恰如老子所言："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"在當下爭逐不休的社會氛圍中，人們或許應當重新審視水所啟示的淡泊境界：不爭並非懦弱退縮，而是以退為進的生命智慧。

你看那山潤溪流，從不刻意選擇奔湧的方向，亦不在巉巖阻擋時屈膝妥協。水流始終秉持本真，既不諂媚亦不倨傲，深知"光而不耀，靜水深流"的處世真諦。水的柔軟中藏著至剛的力量，工業水刀便是明證，當高壓水流攜磨料激射而出，縱使堅硬鋼板亦被切割穿透。這般化柔為剛的奇跡，正是水不爭一時卻贏取永恆的寫照。

歷史的畫卷中，漢代薄姬的故事恰如水哲學的現實註解。作為漢文帝劉恆的生母，她一生只被劉邦臨幸一次便誕下皇子，在呂雉掌控的後宮漩渦裡堪稱異數。薄姬清醒洞悉呂後的狼戾手段：當戚夫人恃寵張揚終遭"人彘"酷刑時，她選擇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。據《史記》記載，薄姬主動懇請劉邦，攜年幼的劉恆遠赴苦寒的代地（今山西北部）就封。這一看似退避的舉動，實為深謀遠慮的自保之策。

夏夜河埂的舊時光

蔣衛恆

回憶童年時的夏夜，像一條溫潤的河，滿載著煙火人間的氣息和無盡的期盼。故鄉那條長長的河埂，便是整個鎮子夏日黃昏最好的去處。

我家老宅的後門，正連著一片開闊的河埂。下午五點的太陽剛有偏西的意思，父親便提醒該潑水了。我便提著小桶去河裡汲水，再用葫蘆瓢舀起，一遍遍灑向曬得發燙的泥土。泥土騰起細小白煙，如饑似渴地吞沒水滴。待地面洩開深色的濕痕，我和父親便合力將那張竹編的寬大涼床，扛到河埂上搶佔緊鄰後門的位置。

日頭西沉時，涼床已一張張沿著河埂蔓延，幾乎不留縫隙。王大哥的聲音帶著酒意響起："二孀子，你家被子晾出去趕梅天了嗎？"話音未落，二孀子的回應就傳了過來："哟，還想著曬呢！家裡那個挨千刀的，哪件事不是用手掌櫃……"抱怨聲裡藏著笑意。傍晚的河埂人聲漸密，誰家帶來的收音機裡，評書聲斷斷續續在人群

代北荒原上，薄姬母子遠離長安的權力風暴中心。她教導兒子勤政愛民，自己則嚴守"與世無爭"的準則，對宮廷紛爭不置一詞。劉邦駕崩後，呂後血洗後宮，戚夫人等寵妃皆遭虐殺，唯獨遠在邊陲的薄姬母子安然無恙。至呂氏集團覆滅，群臣迎立代王劉恆為帝，薄姬終成皇太后。她畢生未曾參與朝堂之爭，卻因早年的隱忍退讓，不僅保全性命，更間接促成中國首個治世"文景之治"的開啟——其子文帝推行休養生息之策，為盛世奠定根基。

薄姬的經歷恰似水流過礁石：不與之硬碰，而是迂迴積蓄力量，終成浩蕩之勢。這與道家思想高度契合，《道德經》強調"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"。在現代社會的激烈競爭中，我們或可效法此道：面對職場傾軋，不必錙銖必較，深耕專業能力方為立身之本；遭遇人際糾紛，無須爭口舌之快，涵養豁達胸懷方能化解干戈。水的智慧提醒世人，真正的強大不在于表面的鋒芒，而在于內在的柔韌與恆心。

當我們將目光投向自然長河，更可領悟深層啟示：長江不拒溪流故成其浩瀚，大海甘居下位乃容百川。這種"不爭之爭"的格局，恰是浮躁時代最稀缺的精神資源。一如薄姬在代地二十載的堅守，終使兒子成為開創盛世的明君；亦如水滴千年不絕的雕琢，終將頑石洞穿。與其在喧囂中耗盡心力，不如如水般沉澱力量，在沉靜中厚積薄發，于無為處成就大為。

這或許才是道家推崇水德的真義——以天下之至柔，馳聘天下之至堅。

中穿越，孩子們追逐的嬉鬧未歇，婦人間的調笑揉在晚風裡，織成夏夜獨有的喧嚷，只是少了白日雞鴨的聒噪。

父親盤腿坐在涼床中央，煙頭的紅點在漸深的夜色裡明明滅滅。他抵一口粗陶碗裡的涼茶，喉結滾動了一下，又講起那些打仗的故事。周圍的聲音竟在父親開口時低了下去，彷彿被那沙啞的語調攝住。河面不知何時浮起月亮，銀晃晃地鋪在水波上，蕩到岸邊化為碎銀。偶有魚「啪」地躍出水面，那脆聲旋即被岸旁蘆葦叢的「沙沙」聲吞沒細長的葉片在風裡互相廝磨。

夜深露重時，螢火蟲失了蹤影。月華傾瀉，勾勒出涼床上橫七豎八的人形輪廓，鼾聲起伏著從輪廓間綿延盪開。芭蕉扇拍打蚊蟲的輕響裡，夾雜著嬰兒一兩聲短促的啼哭，引來老人家含混的嘟囔。外婆緊挨著我，她的蒲扇輕輕搖動扇破了邊，帶來混著汗味與花露水氣的微風。感覺我的手心發涼，她伸手替我掖緊小花被。扇葉搖動的節拍如安穩的心跳，將四周蟬聲推得越來越遠。小小的我魂遊天外，不知去往哪個野地瘋魔。

後來每個夏天都行色匆匆，許多記憶也零落模糊。唯有那條擠滿了人、床、聲響與月光的河埂，在歲月裡沉澱得越發厚重清晰。

多年後故地重遊，河流已砌上齊整石岸，景觀燈將夜色逼退至角落。散步的人戴著耳機，或低頭看手機熒屏，步履匆匆擦肩，無人停駐。我坐在恆溫的房間裡，床頭再無那把破邊的舊蒲扇，只有空調風口送出單調的涼。

抬頭望見疏落的星子，恍惚聽見河埂上如雷的鼾聲，正悠悠化作星河深處的眠歌。

盛夏的雙搶時光

蔡斌

夏日天亮得格外早，天尚未明透，四野便悶熱起來。父親早已悄悄下了床，我迷濛中聽見院中鐮刀碰撞的輕響，遂也一骨碌爬起。露水浸濕了小路，我們赤腳踩著，涼意直衝腳心。田埂上野草也掛滿了露珠，打濕了褲腳，腳步卻輕快得像是去赴一場盛會。

天邊微光初露時，我們已下到田里。水田里泛著微光，稻穗沉甸甸低垂著頭，安靜地等待收割。父親彎腰，左手攬過一把稻子，右手鐮刀隨即劃出一道銀亮的弧線，「嚓」的一聲輕響，稻子已溫順地臥倒在他的臂彎。我學著他的樣子，卻總有些稻稈倔強地挺立著，鐮刀費力地劃過，稻子才不甚情願地倒伏下去，發出一種生澀的撕裂聲，彷彿在埋怨我這笨拙的新手。

太陽爬得越來越高，漸漸顯出它酷烈的真容。田里的水早已被曬得滾熱，腳踩進去，一股子悶熱便從腳底直往身上鑽。汗水如注，順著脊樑溝往下流，濕透了的衣衫緊貼後背。我彎腰割稻，稻芒刺得胳膊又癢又痛，腰背也酸脹得如同要折斷一般。腿肚子漸漸轉筋，彷彿裡面攪著幾股生澀的麻繩。

晌午時分，暑氣濃烈得簡直令人窒息。我們圍坐在田埂上樹蔭裡，各自打開飯盒。粗瓷碗裡盛著鹹菜炒豆子，飯是用蒸籠布包著的，揭開時騰起一股熱騰騰的白氣，撲向一張張疲憊的臉。

割完稻子之後，片刻不得歇息，又得緊趕著插秧。田里水被烈日蒸得燙腳，人彎腰俯首，將一束束秧苗點進泥中。泥水沾滿了胳膊和腿，黏膩得令人難受。我和父親負責擔送秧苗，扁擔壓在肩上，起初還覺出份量，漸漸就感到那扁擔似在肩窩裡生了根，從皮肉直鑽進骨頭裡去。肩頭先是火辣辣地疼，後來便麻木了，只看見自己赤腳在泥水裡一深一淺地跋涉著，泥漿從腳趾縫裡鑽出來，又涼又黏。

終於熬到黃昏，太陽西斜，光線也柔和了幾分，天邊竟還抹上一縷淡淡的霞彩。我們拖著兩條酸脹的腿往家走，腳步沉重得如同灌滿了鉛。我低頭看看肩膀，那裡早已磨得紅腫，破皮的地方沾著灰土，汗水一浸，鑽心地疼。晚風悠悠吹來，拂過灼熱的臉頰，竟覺出幾分難得的清涼慰藉。田埂上陸續有歸家的人影，彼此點個頭，或者哼幾句不成調的歌子，聲音在暮色裡飄得很遠，彷彿這一日重壓之下，人猶然存有最後一分氣力，用來證明自己未被生活碾碎。人間生計，原來是這樣在泥土與節氣之間，在筋骨深處與汗水盡頭，被真實地一寸寸丈量過的。那些被酷熱蒸騰的夏天，最終並未消散無形，它們沉入血脈，成為生命本身難以磨滅的印記。

儒家思想與古希臘哲學「遙相」共鳴

馬利亞·馬內利 雅典科學院希臘哲學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

中新社濟南7月9日電 題：當討論現代語境中的儒家思想時，學界常有人指出，孔子的諸多理念與古希臘哲學存在深刻共鳴。得出這一結論並不令人意外——兩大傳統思想均萌芽於公元前6世紀左右，在軸心時代的文明沃土中同步孕育。

從道德到修行的奇妙呼應

學界普遍認為，儒學具有鮮明的實踐導向與入世品格，孔子思想的核心在于實踐智慧，而非抽象理論。其為人們在社會交往中踐行美德、在人際關係中共創和諧提供了具體指引。在孔子看來，世界的本質是由無數相互關聯的片段組成。每個人都是世界拼圖的一部分，唯有通過集體的道德實踐，才能窺見這幅拼圖的完整圖景。

《論語·為政》中「吾十有五而志于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」的著名自述，勾勒出儒家哲學的修行路徑。這一路徑的本質是通過培養意志或樹立志向，將實踐智慧融入日常生活，與亞里士多德在論著中提出的觀點不謀而合，即我們雖為凡人，但對至善的不懈追求，能讓我們昇華至近乎神聖的境界。

在求知方面，孔子將「學思結合」視為求得真知的核心路徑。《論語·為政》中的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」，揭示了知識並非刻板信息的堆砌，而需在生活的每個瞬間和情境中踐行，實現「知行合一」。

這一觀點與古希臘斯多葛學派創始人芝諾的觀點遙相呼應。芝諾主張人生的終極目的是「和諧地生活」，強調理性與行動的和諧，孔子的思想與芝諾的這一觀點，就如同交響樂中不同樂器的共鳴。

孔子思想中的「中庸之道」強調，萬物皆需遵循平衡之道，過度和不足均不可取，真正的智慧在于恰如其分地應對各種無常境遇。人要實現□這種平衡，必須持續維繫內心與外部世界的調和。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提出「相反的東西結合在一起，不同的音調生就美麗的和諧」。這種和諧看似單一，卻包容萬千異調，恰如孔子所強調的「中庸之道」，在對立中尋求動態平衡，避免單一和靜態的同質化。

從知識到倫理的共同洞見

在教育方面，孔子的觀念立足于實用，從源頭上將教育和培養賢者緊密相連。在他看來，真知是「知識」與「智慧」的結合。儘管《論語》未明確界定「知識」，但從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」的觀點中可推知其內涵。這與蘇格拉底所言的「我自知無知」形成呼應。許多闡釋者將儒家的「知識」概念向倫理維度延展，使其哲學框架更趨完整。事實上，儒家的道德理論始終以善為核心、以禮為規範，二者交融共生。

這種知識與倫理的共生結構，使儒家哲學成為一種生活的藝術。正如赫拉克利特提

出的「弓弦和諧」理念，唯有在知與行、情與理的張力中，方能奏響生命的平衡樂章。

孔子還將自己定位為永恆的求知者，始終從萬物中追尋智慧，這尤其體現在他對古人的尊崇中。《論語·述而》中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表明，他視自己為先祖智慧與道德路徑的繼承者。

在他看來，修身是普世的一一從天子到庶民，皆需完善個人修養。古希臘時期的哲學家創造了一個貼切的術語「prokope」（進步）描述修身的歷程：它是漫長而艱辛的自我塑造，要持續進行創造性地自我轉化。而「prokopton」（修行者）則是那些在生命每一分鐘裡都竭力趨近智慧的人。

綜上，孔子以「傳承者」自居，事實上卻開創了影響東亞兩千餘年的思想傳統；希臘的修行者以「趨近智慧」為畢生志業，卻在過程中成就了智慧本身。這種「過程即目的」的哲學取向，揭示了軸心文明的共同洞見，肯定了人類通過主觀努力突破自然限制的潛能。

龔文集慨捐 沙堤同鄉會福利

旅菲沙堤同鄉會訊：本會龔名譽顧問文集鄉賢暨賢昆玉令尊、龔府君諱顯希鄉彥(原籍石獅市永寧鎮西偏村)，不幸於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一日午時壽終正寢於家鄉西偏村本宅，享壽八十有高齡。老成凋謝，軫悼同深！越六月十四日(星期六)上午九時出殯，火化於萬益山莊永久墓園。殯禮之日，白馬素車，極盡哀榮！

龔名譽顧問文集鄉賢幼承庭訓，事親至孝，秉承令先人生前熱心公益、關心愛護本會慈善福利，為人急公尚義，慷慨豪爽之美德遺風，雖於守制期間，悲慟哀傷之餘，猶不忘本會之公益福利，特慨捐本會菲幣三萬元，充作福利金之公益用途。仁風義舉，殊堪欽式！本會敬領之餘，謹藉報端，予以表揚，並申謝忱！

黃福清遺孀逝世

晉江安海養正菲律賓校友會訊：本會故理事長黃福清學長元配黃施端美太夫人,不幸於二0二五年七月十日五時卅分逝世於紅衣主教醫院，享壽九十有八高齡,寶婺星沉,軫悼同深，現停柩於計順市聖國殯儀館311-312靈堂（其家屬懇辭奠儀），訂於七月十六日（星期三）上午九時,火化於聖國殯儀館國聖堂。

兩大古老智慧互通亦互補

在人際關係方面，孔子提出，人唯有通過與他人的關聯才能實現完整的人性——這種動態關係以「仁愛待人」為導向，儘管孔子從未系統定義「互惠」，但其核心地位在《論語》中清晰可見：當弟子詢問終身準則時，孔子答曰：「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」這條「黃金法則」並非抽象理論，而是將「相互體諒」作為道德實踐的基石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「恕」（互惠）與「仁」（仁愛）的關聯在《論語·顏淵》中體現得更為深刻：「克己復禮為仁」，揭示互惠關懷是仁愛的行為表達。在一個以社會碎片化和極端個人主義為特徵的時代，儒家倫理思想為人類應對現代挑戰提供了智慧。

儒家倫理思想與公元前4世紀古希臘出現的一種哲學理念相互呼應。該理念首先由大儒學派提出，後由斯多葛學派系統化，主張人類應當遵循理性的指引，追求道德和智慧，且所有人都受理性的支配，無論身份高低，在尊嚴和能力上都是平等的。

本會訂於2025年7月15日（星期二）下午七時半,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,屆時,希請本會全體理事撥冗出席參加,藉表哀悼,而盡窗誼。

黃福清遺孀逝世

菲律賓安海公會/菲律賓安海商會訊：本會故理事長黃福清鄉賢元配黃施端美太夫人,不幸於二0二五年七月十日五時卅分逝世於紅衣主教醫院，享壽九十有四高齡,寶婺星沉,軫悼同深，現停柩於計順市聖國殯儀館311-312靈堂（其家屬懇辭奠儀），訂於七月十六日（星期三）上午九時,火化於聖國殯儀館國聖堂。

本會訂於2025年7月15日（星期二）下午七時半,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,屆時,希請本會全體理事撥冗出席參加,藉表哀悼,而盡鄉誼。

李竹峰逝世

和記訊：僑商李竹峰老先生（晉江石圳）亦即施麗虹令夫君，李光榮令尊，不幸於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二日凌晨三時三十五分壽終正寢，享壽八十有一高齡。老成凋謝，軫悼同深。
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TUARIUM 201-GLADIOLUS）靈堂，擇訂七月十五日（星期二）下午五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堂。

訃告

李竹峰

（晉江石圳）

逝世於七月十二日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TUARIUM 201-GLADIOLUS）靈堂
出殯於七月十五日下午五時

葉洪瑞瑛

逝世於七月十日
現停柩於那牙市因比烈殯儀館
擇訂七月十六日（星期三）上午九時出殯

龔詩堆

逝世於七月八日
現停柩設靈於家鄉沙堤田頭二房合寶公媽廳
出殯於七月十四日上午八時

黃施端美

（晉江安海）

逝世於七月十日
現停柩於計順市聖國殯儀館311-312靈堂
出殯於七月十六日上午九時